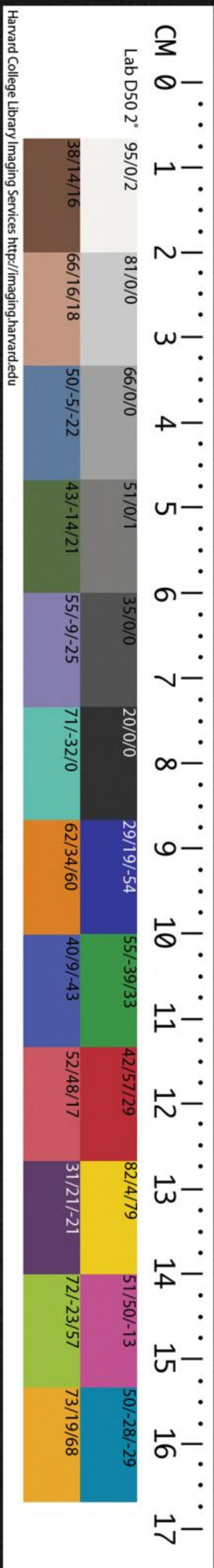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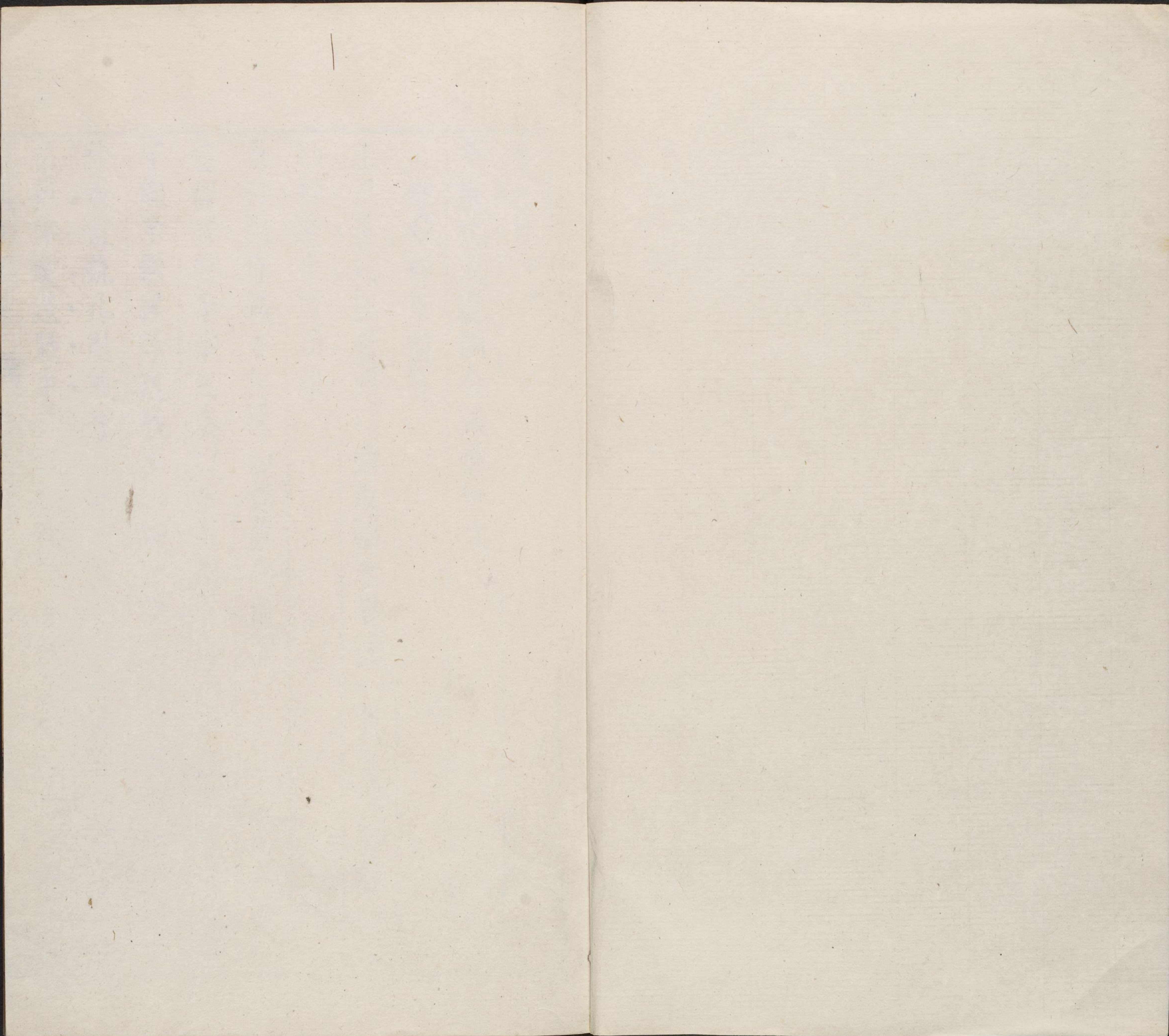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5 1940

T2735 /3161







十一月

日三

冬至祀天遣國公張惟賢代。

上御殿群臣朝賀。

王三善巡撫貴州。○贈故輔朱賡沈一貫太傅各廕一子。○給遼東賞功銀。

兵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

協理戎政李宗延奏曰日者南戶部尚書汪應蛟差原任守備李繼祥等送戰車四輛至臣寓所見其竹木堅緻釘絆嚴密銃孔周備弩箭鋒利詢之則曰尚在南部乍聞遼信捐俸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止帶做成四輛前送



可風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無用化爲
有用只在
任事者一
轉念耳

苦心若口

京營依式製造臣擊轅歎曰陪京計部猶然遠慮特貽兵
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營乎照得遼東經畧熊廷弼留下廣
寧堪戰馬匹太倉例應停止草料營軍既無馬豈敢冒支
今車止四輛不免爲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尚止渴之梅若
將前項應支空月餘餒馬額銀全數給與京營聽臣會同
各營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
有裨實用噫臣爲工部之不應故干澤于戶曹也爲人事
之無補故望恩于芻牧也展轉于寤寐乞憐于司農而爲
此不得已持鉢之計也伏乞

聖明勅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五經博士曾承業孟承光慶賀見

朝

俱曾子孟子
六十二代孫

四川藩司王世仁揭請湖兵

新陞四川右叅政王世仁謹揭職承乏前官乃拜
命之日即地方告變之日且將奉
勅前往相悅撫勦

要如此立
心

是以蚤負山以蠡測海也然命之矣敢不矢心竭蹶期
滅此而後朝食第賊勢日熾匹馬投荒不無肘腋之慮
幾欲稍請兵懼多滋費計惟湖州一枝見在
京師固

昔日所稱君子之流亞也無安家之費加銜之請如于
新帑給以行糧便干舊額銷其月廩是地方稍得多士
而國家不費一錢于理甚長于計甚便若心區處取

濟國家之急豈分內外之見代乞當道照題督行小
臣幸甚至于在途川兵其勢難強歸之當得一臂之力

來之恐生一路之擾又
廟堂之當斟酌者也謹揭

者

忠公有識
之言後來
畢竟從此

起。南都水司添注郎中岳元聲。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南吏部尚書孫瑋、太常少卿白瑜、南吏科姜習孔、江西道李希孔、都給事薛鳳翔、御史李養志各疏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

聖度。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延安

陝西按臣據布政司申報稱九月初三日套虜搶犯合水環縣慶湯日、固原尤甚。又據延安府申文、達賊四五萬、八月二十二日從黃吉嶺過邊、二十五日到安塞縣、并千谷馴、人民被殺盡、搶掠鎮店房屋、俱用火焚訖。

三千餘
家可比大
縣

二十六日至延安府、圍困三日、將府學牌樓用火燒燬。初一日賊回、留說話、着撫院拿了杜總兵、便罷。如不擊杜總兵、我們過年、三月間大兵徑上西安等情。于是遠近震動、商賈逃移。有謂賊入千谷驛、衣裝一如漢人、青衣絲帶、隨押包馬、騁入馴中、作換馬狀、入夥殺人者。有謂甘泉一縣人民盡逃上山、止餘官員衙役在內死守者。有謂婦女擄去甚多、將延安一生員女用轎擡去者。有謂總兵官坐入轎、離賊甚遠、不敢近者。有謂叛弁馮大棟、引領搶掠、稱說李永芳他古遼東、職獨不能占陝西。明年定到三原涇陽、且到西安地方祭墳者。有謂賊牽來馬駝數萬、浦截驅歸、前後彌亘、生畜人口不無遺落。我兵收得、担報奪回者。又據膚施縣申稱八月二十六日、達賊三萬餘騎、馬五萬餘匹、南至甘泉縣麻子街東至、延長縣千谷馴、布滿本縣境地。本日于掠縣後、冲要熬子原、并北關文廟牌坊民房、盡行燒燬。四野搶掠、人口生畜踏踐田畝、不知其數。從來搶犯未有如此之甚者。自東方不靖、征調四出、全秦之境、無不騷動。而延鎮精銳、半出榆關、虜之生心、非一日矣。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躁入、左支右

疏中皆至
人至緊之

吾動輒露肘以貽

聖上宵旰之憂，帑金三發，嚴旨屢頒，朝算可謂周詳，竟未有戮力衝鋒爲國家伸一憤，此無他，將無死綏之志，或真病而絀于展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及今不亟議處，將來有不可收拾者，以廣寧言之，提督王威病矣，奄奄床褥，誰爲提督？雖有祁秉忠、羅一貴、劉徵、黑雲鶴、周守廉、高國貞等才智迥拔者，固多而貪黠恇怯者不少。聞有散糧時，每兩尅銀二錢，致軍士枵腹不飽者，有養健丁壯馬，留以自衛，不肯令當鋒掠陣者，有每兵一千虛冒二百折銀入已，以備公費者。夫陋規且不能洗革，況思其督率在

要業

方分合如法者乎？行經撫查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換，或就遼中諸將推轂，或另揀勇畧登壇，王威仍令養病。廣寧不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此皆萬萬不容緩者。顧合抱之材，始于拱把，今之宿將寥寥矣。樞部宜就科道諸臣前後薦章存名者，行取來京甄別去留，以儲端闡。無若朱騰擢等然，取之數千里之外，困頓之輦轂之下，使後來者望薊門而裹足也。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套虜躁入，烽火達于甘泉，有言應援不速，離賊頗遠者，有言邀殺零虜，挑起寡孽者，有言虜投謾書，不拏杜摠兵，明春必肆侵掠者，夫虜衆潰邊，深入不能堵截，以殲其醜，該摠何辭以解？第大將而爲虜

長慮

所忌平日必非媚虜者若因謾書而擠所忌則大將之去留夷虜操之如國體何或曰文煥不拿則納款必不成西陲必多事斯言是矣倘文煥拿而款仍不成或暫成而仍不固不幾貽笑四夷乎況虜既恨文煥爲素仇文煥更不當解兵以避難職同官郭允厚之疏曰職何忍以數行文墨竟爲兩臣推出重担畧不爲地方眉睫計誠爲確論則杜文煥者似宜量行罰治令即出料理抹馬勵兵務保明春無事方可免議計部尤當將今年額餉盡數解發使士馬騰飽無若茲秋直至虜圍延安始令倉皇以那借也登萊之兵第使游防海上則一萬已爲多若使之會同發

棹進薄南衛牽制奴鋒則樞部之議添五萬計部之酌定三萬奉有明旨矣顧截撥旣不能應而江淮之招募報發僅滿萬閩兵之二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就三萬論猶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所募于楚蜀者尚屬風影則或勅令撫臣另募海濱之士或取辦于東土之留餉或找給于各部之接濟亟當議定俟有調發撫道即督兵海上若有逗留觀望始議其後未晚也職聞泰昌元年九月紅夷沉舟粵海陽江縣撈得銅鉤大小二十餘位詢之廣東舊按臣王命璿云所傳不虛但時已出境未及具題今原炮見在彼中宜着兩廣總督令習火器者演

取用銅炮
是見都諫
留心處

放擇無炸裂者起運前來以備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名一併起送來京以便傳授蓋火炮一位費銅本工價不下千金豈以見在之器置而不用雖驛遞煩勞而制勝者大愈于募兵數萬也伏乞 勅下該部施行

贈黃輝馮有經俱禮部右侍郎送一子入監○贈陸可教石應岳南禮戶尚書廕一子

廕趙用賢一子入監○贈故輔王錫爵太傅廕尚寶司丞申飭計典慎咨訪杜私揭捐資格核卓異懲據辨

逮鄭之范于理追贓抵餉

廕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一子入監從南科臣徐憲卿請以

徐公盛舉

功在 國本故也

當

二十並封之議諫者皆得罪孟公獨奮然不顧焚香草

疏侃侃以三不可之說諍 旨下廷杖一百為民骨斷而復續氣絕而復甦嗟哉

欲從龍比為地下游矣乃 皇祖震怒一番即轉念一番雖弃其身而終用其言致

令 主毫不驚 宗社晏如誰之力也方其家居慕之者擬為必岸然一

激烈丈夫及就之口絕不談矜節或言 廷杖事輒引為耻君子所以既高其功而又欽其德量

也

皇極門成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言臣看臺臣梁之棟章奏為湖兵聚

眾鬪殺事奉

聖旨。這調到湖兵毛兵。着作速督發。聚闔首禍的嚴查具奏正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各鎮有遷延觀望的。統領官一體叅來重處。欽此大哉。

王言。真如嚴霜烈日。令起釁者。逗遛者。膽落矣。顧遷延觀望。有過于統領湖兵之張景珍者乎。據臺臣疏。湖兵以本月初七日至州。稽遲旬餘。夫河西勢急焚溺。非援兵逍遙之時。通州密邇。京畿豈容兵久駐之地。况工部之衣械銀業。給散于初九。兵部之安家銀。續到已三日。景珍何所待而驅之不前。扎兵都外。例免見。

朝。景珍又何所爲而潛入。都下。則營求加銜無詞以解。

也。向使景珍非入。京黃緣銀散即發。則毛兵尚且未至。形影既不相及。酒肆何從起釁。是湖兵之帶傷。毛兵之殞命。田景坤固爲戎首。張景珍實爲禍始。今景坤難免議辟。則景珍安容輕遣。臣因是而有感乎加銜之當慎。賞給之當早也。出關之將領。例得加銜。蓋藉以鼓勇往之氣。非以開徼倖之門。以通州咫尺近地。援兵過續接踵。使統領武弁。人人皆守候以待加銜。日久則兢嘆多端。人多而物價倍貴。恐來日釀禍不止今日。况彼旣以營求來。奸役必以鑿空應。無乃股軍楮以飽奸人之腹乎。宜著爲令。一切援遼將士。有約束嚴明。沿途勿擾。如限抵關者。度關之日。兵。

部即具請加銜。違是而于澤者，罰無赦。要使部復，因其才。毋使奸役操其柄，甄別在上。誰不望榆關而踴躍。庶觀望之弊可消也。人情稍有藉口。輒生推避。湖兵之藉以爲詞者。兵部發銀也。通州距都門不一舍。有何跋跬。而給發獨遲。今川湖之兵。漸次前來。樞部應將賞給銀兩。專官解至山海各兵。隨到隨領。懸賞在前。孰肯住足于通薊。庶督催之令申也。臣草疏將完。接河南義兵把總羅英等呈內稱。途中飲食甚貴。口糧不敷。目下天氣嚴寒。裂膚墮指。況皆不教之民。未經訓練。求閱視一番操演。數日倍道出關。夫若輩旣慕義而同仇。更當施恩而鼓舞。合于各兵至

甚異善

部。差官閱視。加以賞勞。俾安插關上。暫咨督臣王象乾訓練。俟其喘息少定。練習稍熟。而後赴敵。豈惟三軍免露處之虞。且使當關壯虎豹之勢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張景珍重加議處。如以曾經戰陣。可當一隊。姑令帶罪立功。以觀後效。至于加銜必慎。賞給以時。務着寔舉行。庶後來者有所懲。且有所勸。賈勇直前。以張捷伐不難矣。

虜酋良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叅將王承恩率兵將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奏捷。

附蛇山考

按蛇山界通閩浙在東海之中東即是小琉球日本等國直北即墨水大洋係小兒女直等國三面皆不毛之地正南乃福建漳州海澄等處西南即浙之台温界過陳錢下入金雞舟山等島即寧波定海等處入南海而西即吳淞劉河崇明迤邐進江即狼山樵舍及江陰孟河計路程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迴三百餘里前溪水可食可種植五穀又有崇明對海直東五日夜方到有一山亦名蛇山又曰全家山山上形如交椅寬廣不知里數四面悉峻嶺巨洋蛟蜃出沒惟東南一口可入山主姓王積三百餘家亦在山中自耕自食聞亦為盜此在日本南相去約百餘里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

兩朝

從信錄卷之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二日乙酉

清理黃冊

四川簡酋倡亂

據重慶

慘

九月十七日永寧土日樊龍樊虎統領調兵至重慶聽川撫徐可求點發密受酋長奢崇明奢寅父子逆謀挾衆煽亂殺傷官民遂據重慶當時殞命者則有撫臣徐可求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重慶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府同知王世科巴縣知縣段高選等又有叙州府同知熊嗣先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坐營指揮王登爵等俱同日被害其科臣明時舉臺臣李達重慶通判王天運猶得負傷踰牆而遁也至于左右執事一時伏尸遍地不可勝數矣大約奢酋之謀原非一朝故有謂一官責其二頭口各五板各兵側目以視又欲

黔土兵之面，勿使竄，因而效亂者。四川道夏報有謂龍等止兵七千，月充一萬，因撫臣點核比較，汰革老弱，乘機倡亂者。王工部家丁報有謂其因索錢糧，輒起悖逆者。石柱秦氏報皆未足憑，而惟是言原調土兵若干，復多帶若干，以來，土兵入城聽點，江岸仍擺列數千，露刃以俟，城內砲嚮，城外應之，即將江口停泊商民，亂所亂槍者，此報稍為可信。此當日變起之情形也。但聞據城之後，城門或開或閉，商民船隻順流而下，彼亦不能禁。惟時時痛飲，鼓樓笑歌，徹外麾下亦稍挈資以逃，似此舉動，賊之志可以見矣。

遵義城陷

九月二十一日，據四川遵義軍民府申報，防守黎民營千總官蕭有忠、大灣營加銜指揮李逢陽等各報稱，承寧宣撫司奢崇明督兵到江門，仍又旋回，伏在媽蝗江。割兵一十三營，鄉民逃躲等情。又查得遵義縣米由水阿六名谷王俱在遼陽回，假稱守備，同蔡金、劉星耀等來催招新兵，又有本縣白田、琪、余、馬、戶、王、鑿、生等百餘人，先以援兵投入宣撫司，援遼會合作亂，全係若輩主謀，搶掠居民，燒燬房屋，隨經該府通判袁任差捕擒獲。

通夷犯人張向極、何成龍一係生員，一係吏胥，到官與奢酋崇明欲殘破遵義等地方，併通同楊酋為內應。楊福招集舊民，內接外應，謀為不軌，其應調援遼之兵，命夷目長官樊龍等押行。崇明與眾夾口羅象乾等將吏兵半萬折回巢穴，逆欲乘機三路進兵，直搗遵義。亂機已萌，勢不可遏。湖廣巡按舒報十月初三日，戌時遵義府署印通判袁任，攜該府并遵義縣印奔往貴州。史按臺稟稱，永寧宣撫奢崇明同子奢寅藉兵，援遼重賄亡命奸徒及播州餘孽，聲言復土揚保舊民，一時蜂起附投，遂將沿海營哨殺擄一空。遵義府縣軍民震驚，無措，各自奔逃。本職數次撫諭，阻攔不住。奈本府知府杜天培病故，本道李仙品督兵援遼，參將萬金全赴重慶，未回。原有本道標兵二百五十名，參將標兵七百名，守城兵三百名，因借充援遼去，至十七日，見在數百名，或隨本道遠出，或隨參將赴重慶，或送杜知府，樞至桐梓，兵數全虛。民無固志，衙役全逃，惟職一人，踰天無奈。於九月二十八日，只得賫印出城，頃刻逆兵果至，逕入府城。已足無人之境矣。職強奔至烏江，幸有奉發都司許成名，并都指揮徐用賓等督領奇兵，鄉兵把兵欲渡江赴援。遵義職疾呼過渡，撤去舡隻，職方脫命。前來等情。

賊兵未至
何為先去
寧前逃干
廷議

貴州史 巡按報

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賊厚遺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留銀進兵圍重慶鄖陽撫臣楊述中奏

聞

上諭兵部曰宣撫秦良玉圍城勸逆忠義可嘉并貴州宣慰司等司檄調協勦着會同該省撫按便宜行事

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眾禦之攻興文知縣張振德死之

時賊勢蔓延逆徒借逞人民望風逃竄戰守無一足恃納溪瀘州江安等城俱經燒劫興文知縣張振德勢不能敵遂同妻子自焚永州長寧榮昌隆昌屏山亦俱空矣合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填兵堅城屢挫賊鋒其胆

力有足嘉者

賊逼成都

行人張訥致各衙門路曰川中兵變入報久未見旨下茲事急矣酋兵圍省城過二十日盤踞松林風息不通危在呼吸有如會城失守全蜀潰裂難以收拾訥萬不得已走健足具疏報聞天地翻覆突起鄉土身罹其害慘不忍言矣而在台臺眾位老先生遙聽關心其苦更倍念皇䟽揭僅得其槩其危急情形以烽火阻斷未能盡推至望鼎力協心速為拯救

請兵請餉請官請將着實上緊方克有濟萬一如仍前救遼故事又無望矣就中

請內帑尤至急着蓋被陷諸郡縣公私俱入賊手而附近地方官逃民散餉無自出如省城堅閉那貸蜀藩而此後將何支撐至官之缺乏在平時已不成景象而今盡化為烏有最急者將領官無一人故省城之圍諸路應援忙不湊手今東西南三方阻塞僅有川北一線可通車書可容逃徙而岌岌乎旦夕不可知矣併此路一

斷後圖恢復從何處置力。此時急宜簡一脚手無恙之
 監司速來坐鎮劍門必保守川北門戶不至阻阨使與
 神京氣脉相通方可措置而亟設監軍于潼漢間與綿
 邛兩道四面策應尤不容少緩時刻然且不知省城光
 景如何恐此說無及痛哭何補惟台臺寔亟圖之最可
 恨者重慶報變承差沿途索詐不肯兼程事非小可時
 勢至此尚可奈何訥深懼辱
 命狼狽趨伏當計不旋踵而坐視
 宗國傾危無能效力的勢迫情危萬乞垂矧

亦是良法

吏科給事甄淑請端遣公忠敏慎文臣一員駐劄夔州細

密探查不時差馬飛報非獨不敢欺即彼在事諸臣亦不
 敢不據實以求底定之策也

石砭司秦良玉乞

優賜加恩以鼓忠義疏曰臣司世受

國恩素懷忠蓋自遼瀋陷沒親兄秦邦屏邦翰當場戰歿
 親弟秦民屏遍體全傷衝圍突出親族叔侄百六十人血
 染沙場每懷裹革操戈以待切齒復仇奉部文征調臣兵
 三千續調二千蒙此蒐羅挑選精銳抹馬洗兵以備點發
 蒙本省撫院憲牌先發永寧平茶芭梅三處石柱之頭限
 以九月二十六日起行不意永寧頭限于九月十七日在
 重慶教場候點聞因索錢糧輒起悖逆戕殺撫院道鎮府
 州縣官戮辱士夫軍民其中有不可言者雄據渝城遍行
 擄掠大逆不軌臣聞怒髮上指切齒酸心誓不與賊共生
 可嘉隨即首倡大義憤激所部精兵萬餘自裹行糧同胞第秦

明屏胞兄邦屏長子生負秦翼明守備秦拱明催兵都司
胡明臣鼓舞激勸協心籌畫先發兵四千捲甲疾趨倍道
兼行銜枚勒馬潛渡諭城札營于南坪關咽喉之地以扼
羣賊歸路暗伏兵四百夜襲兩河斫燒賊船以阻泛舟東
下臣親統殺手六千令胞弟秦明屏督陣前鋒沿江而上
水陸夾攻擒賊必矣臣又留頭限一千多張旗幟護守忠
州一帶地方以為犄角之勢移文夔州府設兵防守瞿塘
上下聲援星夜進兵仰祈

聖明急勅部院速議文武鎮撫監司等官刻期任事以解
倒懸臣今統領親兵萬餘協力左右維持全賴親信弟侄

同佐指揮籌畫惟臣胞弟明屏征播征黔先立微功近從
援遼蒙部札銜都司僉書復差四川催兵抵家一夕聞臣
與賊相持孤軍進退無措幸屏即續統領精兵往救諭城
要地似此一腔忠義勤王圖報可嘉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憐念忠肝謂臣不謬加賞參游職銜責令
分統司兵獨當一面冲鋒臣侄生員秦翼明提調楊學禮
俱係文武全才祈各一銜以便軍前効用庶人心得以鼓
奢會旦夕可平臣竊思世受

皇恩天高地厚無涯誓滅此賊以報萬分之一也又據逃
難商民傳說仁懷赤永瀘合州縣為奢兵所破長壽涪陵

百姓乘機自亂草木皆兵除臣一面恢復諭城安撫鄰邦州郡外俟有捷音另行飛報

上諭兵部曰援遼川兵准行原領李仙品等押回討賊候事平優行叙賞其賊情着陝西鄖陽巡撫官差人偵探不時傳報餘着該部議覆劉時俊既諳蜀事便着與彼中應用

廣東道董翼奏曰蜀于諸夏爲斗絕北有劍閣東有瞿塘原是有割據之勢中原一擾輒有僻處自雄挈九泥而封之者在往代猶可言也據蜀則去蜀耳我

朝幅幘四擴蜀之外有黔矣黔之外有滇矣延袤數千餘里差直當天下一藩省五分之一而盡處上游秦楚江淮皆其建瓴而下者也蜀一失守無論滇黔非我疆土其爲中原禍豈淺尠哉臣因謂蜀患不滅遼患而救蜀當與救遼並急也

蜀警倥偬一時建議者或念切封疆或情關宗國或痛生靈之塗炭或嗔蛇豕之薦窺忠形石畫義見請纓用哀羣集之嘉猷永載不磨之令甲

議重臣

總督

董翼曰蜀兵單弱撻伐難憑勢必藉力于滇黔秦楚而一日無兼制之節四省之兵一日不能撤也督臣可且

暮綏

耶

時已推張
我續矣

木兵曰廷推總督已稱得人惟是駐劄之地居中調度應在東南而今叙沔一帶半屬賊窠則控扼之柄宜取

上游順慶一府。南瞰重慶。勢可比于建瓴。西應成都。鞭
 不難于及腹。此建節之無容再計者。至督臣兼制四省。
 責任既專。事權宜重。是
 皇上畀以寵靈。賜之尚方劍。俾得便宜行事。而提兵聲
 計。用赫天威。猶宜資其調遣。原調川兵奉
 命返旆。俱聽相機督發。毋從中制。
 孫之益曰。牙囊虛懸。誰為督御。今幸補撫臣朱燮元矣。
 塞上有夔龍。可以釋
 皇上西顧之憂。但恐入覲在先。聞報在後。地方仍虛無
 人。可慮也。宜星夜齎
 勅印前往。即使途途已久。必令遑遑。同任相機擒賊。庶
 文武有所稟成。而地方得資其彈壓之望也。
 又曰。川省無兵。不能不借兵于別省。遠者以鞭長不及
 官
 勅諭湖廣貴州兩撫臣。一提兵夾陵邑東。以壯上游之
 聲勢。一提兵于永寧境上。以作搗巢之聲援。二臣即于
 此地候代。不相妨也。仍
 勅令沐國公提重兵于畢節建昌境上。以候調援。并南
 掃蕩。又
 勅安宣慰率麾下各軍。或搗其巢穴。或乘後追襲。彼昨

茅遠服。世受
 國恩。當鄰有倉卒之變。而不為
 朝廷効一臂之用。必非情也。仍
 勅諭陝西撫臣。遣標兵一枝于朝天嶺上。以為防護。守
 送之資。庶四路聲壯。而賊氣可先奪也。
 董翼曰。蜀以棧道為門戶。門戶不通。堂奧安得而有之。
 秦撫之出鎮漢中。更一旅住沔陽。或住寧羌。以樹聲援。
 乃鄖撫節鉞原為四省而建。蜀之瞿塘。忠州衛所。並隸
 鄖撫。
 祖宗之法。豈無有深意乎。宜
 勅令移駐荆南。督發入夔兵馬。如播州之役。撫臣江鐸
 提督偏沅事。例庶楚蜀聲援。不至隔絕。而蜀之東南西
 北。首尾可以應擊。呼吸可以通氣也。
 又曰。道臣之權宜酌。今日之蜀。首莫急于重慶。次莫急
 于叙州。而涪陵去渝城止二百里。三道皆有事地方。一
 日不可無壓彈者。乃徐如珂吳國仕。雖已奉命有日。而
 履任之期尚杳如也。能不聞報而裹足乎。獨有叙州道
 赫變。近在龍安。可備緩急耳。急宜移文督促。就道而要
 之。恐無濟也。就附近揀才
 宜破格陞補。亦便計矣。

議道府

孫之益曰、今道府被戮者數人矣、中外另推、何時可到、宜于本省府官中之有才畧者、即補道缺、佐二中有才畧者、即補府缺、知縣中有才畧者、即補府佐、貳之缺、其有經緯長才、倉卒應變者、不妨破格錄用、以濟危疆、即銓司不能一一盡知其品、今舊按臣獎之、俾已入都矣、其于諸臣之才品、不啻燭照而數計、可一問而知也、梁之棟曰、今黔兵無餉、無民、而又莫急于無官、即保寧接壤漢中、為西蜀咽喉、狼奔豕突、為戎馬蹂躪之所、兵變以來、郡守周道直、紳士著修城隍、守要害、慷慨幹濟、聲勢大振、人心所恃、無虞、旋聞按臣檄移川東矣、守道又已疾陳矣、宜就近推補、以資保障

議城守

孫之益曰、永平既久、人不知兵、垣雉單薄、誰是金湯、宜速下一勅諭川省各官、今歲自布政司以下、俱免入覲、令府州縣正官、嚴督鄉兵、護守城池、即途次聞

詔者、速回到任、異日賊至、而能出奇制勝者、與護守有功者、俱從優論、違者以矢陷城池之罪罪之、不得以入覲在途卸責也

議將帥

孫之益曰、今川兵作亂、土司在在生心、宜于秦楚就近地方、擇各將一員、統領重兵、鼓行而西、庶先聲所至、賊酋寒膽、而不致之擾中原、大肆殺戮、董翼曰、今之將蜀兵者、已陞遣楊念懋矣、而蜀自成都至瞿塘、可三千里、時且有夷兵竊據險阻、可以一余懋遙制乎、宜併勅新設鎮楚總兵薛來胤、統領援遼川兵之逗留者、徑由巫夔、直上忠涪、以防奔逸、出峽之路、國初之平偽夏、何常不以兩路並進耶

議兵餉

梁之棟曰、比閭錯繡、必有一鄉一國之豪俊、為之首倡、寧無有如合州程宇、鹿董盡倫、葦捐金號召、倡率義勇

兵屯軍

賦民

而蜀口形勝，釣魚云頂之墟，得以扼其要害者，宜亟令本地鄉官士夫，倘能勵眾軟盟，揮金激勸，與地方官參謀協力，請告者，即為超陞，罷閑者起用，舉監生員，皆分類優異，而素封之家，亦令捐資助募，即與之以千把總等職銜，以示鼓舞，則城自為守，人自為戰，必無逃遁而就近州縣，互相應援，烏合之眾，豈能堅壁以老我之師也。

孫之益曰：守巡兵備官，及各衛所官，俱各有城守之責，民兵壯勇，衛所屯軍，令星夜查核，補足原數，予之器械，作其忠勇，令戰則勝，守則固，雖是臨渴掘井，而救焚拯溺，舍此無策焉。

梁之棟曰：益州人民，初罹兵革，有流亡在道，叩心泣血者，有父兄子弟，仇雠者，驚悍之民，據財物，掠婦女，不甘心叛亡，即散為盜賊，猶當檄令郡縣官，照糧起兵，簡其丁壯，督力并豪猾強悍者，編為隊伍，州縣官即動徵收錢糧，常加賞賚，倘有督力機警之輩，或命為十人之長，百人之長，特厚其糧糗，果能馴集固守，事平之日，破格獎賞，仍分別蠲免，以酬其勞績。如恤災荒之例，庶父兄子弟，不輕去其鄉，而思亂之民，不為賊用，而我乃收一臂之力也。

謫兵則見
有諸衛土
司鄉兵義
勇截歸援
兵諸邑而
餉則准藉
發帑一項
而應者復
遲遲其何
不以生靈
為見戲乎

貴州宜防
烏江涓甕

議防守

董翼曰：蜀自徵取夷兵，絕無一毫帑金之發，罄蜀府庫，僅括三十餘萬，支撐不給而變起矣。按臣疏中謂榮昌等縣一空，不但以府庫委賊，而諸藏其復有長物乎。成都所調松潘威茂等衛，想已集二萬人，而秦良王之趨長壽而仗土沱者，當亦不下二三千人也。帑發而遲遲不解，何不鑑前車之轍，而為此逗遛矣。宜急遣賢能官，以帑金二十萬為兩路，以三分解赴成都，以一分解赴巫夔，急餉軍士，毋俾脫巾可也。

貴州巡按史永安曰：黔與遵義地界密邇，烏江之險，可阻敵兵之來，而湄潭甕安餘處，黃平龍泉一帶，賊可長驅而入，萬一勾連七寨，兩江之苗，如虎傳翼，黔之大事去矣。即今把守烏江，謹防涓甕，非兵數萬不可，而川餉二萬八千金，既沒于重慶，僅餘楚餉，除解到者，用盡將到者，止一萬二千金，倘漢土援兵四集，不足以供一月之行糧，是時無兵，則憂賊，無餉，則又憂兵。

湖廣按臣舒曰：禍中于重慶，則荆岳急。中于遵義，則辰沅急。適分守荆南道劉澤深，以領表入會城，隨會撫臣檄鎮歸州，而以江防道移駐江陵，聯絡策應，相機

防援一帶江然嚴行申飭。荆州知府熊秉鑑具揭按臺云。薛游擊帳前勇士僅一
二百人。其親兵一千。近在襄陽。或可呼之。即至。又有夷
陵州教師孟希淑者。亦募壯士百餘人。願隨薛將軍滅
賊。一得台臺號令。彼即鼓行而西。此非為我守歸巴直
為蜀平大難耳。卑職竊見此人勇而有謀。士樂為用。號
令嚴明。必能成功。其所携餉。共一萬有奇。蓋帶至山海
關支前隊者。而工部主事之銀。則所以餉奢兵。今即以
餉奢者減奢。極為直截。但須台臺知會兵工二部。一面
支發。似亦無碍。至于守禦之策。卑職力所能為者。已畢
力為之。其不能為者。尚俟本道移鎮具詳申請。大約目
前吃緊之着。則自巴東歸川。夷陵宜都枝江松滋。以至
荆州之沙市。在在有奸人。日日有偶語。其州縣正官。除
松宜原係裁減衙門外。恐歸夷巴松。盡當免覲。萬一蜀
不即平。他日征調紛紛。俱由此
路。誠有一日不可缺正官者。

議賞罰

本兵張鶴鳴曰。夫郡邑守令。既任專城。義當死守。乃自
合州江津而外。為遵義之袁。任者何比比也。烏合賊眾

風勸甚大

未必遂能陷城。而城先自陷。効死勿去之義。諸臣獨不
聞乎。周禮嘉翁登亥危城。獨任。應行彼中。撫按從優獎
勵。仍聽吏部加銜重用。張振德死難自焚。應聽該部卹
錄。其餘逃竄諸臣。併乞
勅行督撫按臣。查
勘情形。分別論罪。

議賞格

本兵又曰。重懸賞格。如有擒勦逆賊者。不吝萬戶之封。
脅從投獻者。許開一面之網。庶眾皆敵愾。反側歸心。奢
賊其為
釜魚乎。

上諭兵部曰。土舍承襲地方官。因循陋規。大干法犯着嚴
行禁革。違的巡按官。叅奏重治。水西屢從征調。効勞安位。
着即與承襲各土舍宋嗣殷等。盡行催襲。不得稽延。○總
督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鼓舞人心

上覽吏科甄淑邊情疏論兵戶二部曰這本說的是封疆大計豈容意見參差經撫共肩重寄着遵旨實心協謀督撫道將相機戰守本兵調度兵將居中運籌共拯危疆如彼此偏執內外推諉致誤事機罪責有歸戶部專司芻餉尚書并總理糧務着及時商確料理毋致軍需匱乏
祁伯裕為南都御史

原任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男張鎮比例陳情乞表幽忠以光

聖孝。

昔貞觀在禮垣以國本未定疏凡九上忤旨為民

贈恤遼瀋死戰武臣

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本衛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劉芳聲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陞三級曹登衢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張郢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陞一級冉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卿彭應勝彭相舟各贈千戶侯世祿等依擬

吏尚周嘉謨奏言老臣去 國身輕犬馬戀

主情重敬陳四則以祈

聖鑒。一曰願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臣。四曰愛恤人才。

上嘉其忠愛

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疏曰臣荷皇祖多年培養

先帝一朝錄用因言忤旨彼時

聖意雖未即愆然臣已自甘斥遠不踰月

皇上龍飛御極新詔首復臣官此真國家二百四十

餘年未有之遭逢非常之契合臣感極涕零益

思報國是以每憤

朝家多故嘆人情偷安心切救時凡有可以安社利國

家無丹不披何暇顧忌不諳事體誠有如

明旨之所切責然猶薄罰示眷

天地同容臣清夜捫心不知何以得此于

聖上半月來反躬自訟日求其無忝言責以仰答

殊恩于萬分竊思諫官以言為職舍進言別無可為効忠

之路臣安敢因言未投機遂從此以言為戒乎且今天下

事千差萬誤臣雖欲一一言之當從何處言起惟此時疆

場大患終莫急于妖氛正熾剪滅此而朝食力尚屈于不

能厚備之而全制之局亦勢于未定賊之滅早滅晚專看

我之整頓遲速而當鋒戮力又全籍有一班急難之才近

見廣寧巡撫王化貞題監軍道僉事馬紹芳患病一疏大

入叙何等
委曲

滿腔不平

約謂紹芳去而殘遼酷氣亦甚憂其接續無人。是遼臣今亦慮及之。而臣慮此則非但今日始矣。居恒私議除在遼受事諸臣外。試詢其再有誰堪經撫誰堪按道。方今舉朝搯腕共嘆乏才。若然則須是目前一鼓殲賊事無中變。人狙故常而後可。設使賊滅難期。而天意每深。人謀不及。直至遼左需人。乃始倉皇驅馬于水。盪舟于陸。不惟誤國。亦且誤人。以臣之愚度之。天下畢竟有才不用。何至欲用無才。在人主知所以招之耳。上古不云乎。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臣謂方今在廷諸臣。師師布列。其遂無可備經撫按之選者。

皇上宜勅當事。先事識別。破例儲畜。務必有以繫其心。使之戀

聖主禮祿之隆。而不能舍。勿仍循咨濫擢。官思擇使才。願投閑。即至事急。容有不得已。而生擒活捉。以往乃人言且動。沒其忠。

汲澁已盡

皇上復不憐其苦。未聞裘帽之頒。一任謗書之積。又何以慰勞臣之心。而鼓豪傑吞賊之氣乎。若夫在外分符諸能吏。自藩臬以至郡邑。其于戢寇安民。頗多經歷。窮情殫變。路熟車輕。苟官不敗于垂成。智必優于排解。今當大計之年。總萬國之人才。盡集

闕下合先勅各該計吏諸臣于入

觀各正官務隨時隨地廉其根基審其標表察其局幹耳目可備緩急者藩臬知府中或七八人五六人州縣中或二十人十數人俟計事既畢其在藩臬知府處以符罔京堂其在知州知縣處以各部主事但問勁質長才勿限明經一榜夫擢以不次人不難割所愛以從而重以廷推人又欲竭吾才以副視夫倚于造次羅之以風影其人之或得或失直不啻星淵懸也以當一面之求監軍之選臣固知其俾有餘地矣然業已蓄之京堂儲之部署原圖拯亂非取養尊如要害之需才時尚未及京堂宜任之練兵

是人情

蓄騎督餉視師但憂隨試不效何愁大用無時部署宜用之戶兵工三部或資其心計理財或假其前籌致勝或因其巧筭苦思收堅甲利兵之益如是則管理新餉監造盛甲與夫職方郎亦不患于偶缺無人久之果各有成績可觀不妨優以內轉斷不至旁開倖竇俾諸臣務得緣是為速化之梯京堂謀陞內地巡撫部署謀改各省銓部一番鼓舞祇以長異時躁競之風人言奴酋為催官星不誣矣當事可不熟慮于先而預防其漸哉至于山中被

召諸賢如鍾羽正趙南星熊明遇李邦華等峻節通才人既仰其變化已亦須趁風雲一出而表儀寮案界限華夷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正宜傲雪凌霜，勿復較長論短。徒令知之者起，有心閉戶之疑。不知者業張盜虛名之誦，即所以自爲。豈真無見第如危時。

冲聖何猶宜。

特勅該部急催到任，以無負巖穴之聘。共佐國家之急者也。嗟此久遊幽人，本是濟川舟楫。然亦有感于遼撫疏末，遐想邦華而連彙及之。臣一念報

上葵誠忠，心難昧故，復不禁諤諤倘蒙

聖明裁察，稍化拘攣，用塞罅漏。立勅衙門議覆施行。真祖宗有靈，天下大幸。臣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時事需才，着該部加意訪用。鍾羽正等，都着上緊催來到任，不得任意挨延。

纂修實錄禮部尚書翁正春等

纂修玉牒禮部左侍郎郭涪等

太僕少卿劉時俊、贊畫川湖雲貴軍事。

廕馮琦、劉夢先各一子入監

遼原任遼撫李維翰

元輔葉向高，祇謁

定慶二陵，還恭進詩章

上宣付史館

御史江秉謙直言天下所最急最重。疏曰：遼左禦奴一事，祖宗之金甌，視爲安危。都城之心，視爲離散。草澤奸雄，不逞之徒，眈眈視爲動靜。而我

國家兵餉全力，亦盡萃遼左，無餘矣。此其托于經撫諸臣者，何如干係。而

朝廷之上，或以意見爲愛憎，以愛憎爲低昂。又或以含糊爲兩可，以兩可爲責成乎。臣久欲吐胷中憤懣，而緘口者

二三經撫，議論不合，幸奉有會議

明旨矣。敢直言以佐

廷議，即犯時忌，不顧也。

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啻曰：疆場之事，不從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畧若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號日夕，辨駁踵至。其執爲題目者，日惟曰：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熊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即戰勝而可無俟守乎。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此其事勢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又欲一陞之于九天，無一言不聽從，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令吐氣。豈真盡無心，知不明于戰守之說，彼原不從戰守起議。但從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稱爲經畧，節制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一一聽其指揮，一一

聽其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條進條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而經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畧為具官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國家亦安倚此經畧哉？故今日之會議，非經畧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章疏交上之時，

盤托出

皇上明發一旨曰：朝廷既設經畧，廣寧戰守，悉聽經畧節制。如不効，則罪坐節制者。臣意廷弼亦習知兩河東西之形勢，狡奴出沒之虛實，必殫心經營，化貞果忠于謀。

國家必自消其意見，共與商確。有何經撫不和，戰守不合而紛紛煩。

窺破

廷議為哉。若夫會議之指，臣有以揣之矣。意或搖于詆廷弼之多，而前日旋罷旋饋，恐蹈往轍，意將信乎頌化貞之口，而空言之用，虜用間，未必收功，只得付之九卿科道會議。目前可以藉口，異日可以卸罪也。臣以為首輔。

三朝元老，一腔忠赤，自矢以遼事出，羣情無不景仰。宗社無不嘉賴，果真有見于廷弼之可任，而遼事之不可

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間議自有獨操，不復分任之，而旁撓之，使之一籌

莫展。果真有見于廷弼之不勝任。而遼事之可以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秦績別有奇才。不必陰棄之。而姑存之。使之百矢交集。若猶是兩可含糊勢。必兩有所掣肘。而安可責之成乎。竊恐轉眼凍解春回。虜騎長驅。備禦無策。手忙脚亂。兵將之耳目不一。口外之人心動搖。此時再議。又晚矣。當茲東寇西擾之際。

樂快無前

國家能堪幾番會議哉。嗟乎。

朝廷之封疆。莫以供睚眦之報復。數萬之生靈。莫以佐偏私之愛憎。拮据徵調之兵馬。莫以快劍戟之唇吻。効忠戮。

力之世界。莫以長門戶之葛藤。

臣

于首輔有厚望焉。

臣

非

不知附和可以養交。緘默可以無咎。而獨恨明明利害。明明是非。前日不鑒。而有今日之敗壞。今日復不鑒。而釀國家指日不可救藥之禍。豈不痛哉。故不禁其狂愚至此。伏惟

聖明裁察。

九卿科道會議得遼瀋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離守難以言戰。離戰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主守。經撫二臣議論畧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言戰未嘗忘守，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持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爲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旣集之後。經臣奉

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

君命旣有專屬，每事俱當責成。譬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不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是必協力。臣等何容輕議，續接經臣守事分撥纔定，戰事收拾難遲，疏布置周詳，防守縝密。經臣有畫，撫臣未嘗不從。伐異爲同，此事概見。臣等正奉

旨會議間，于初七日接經臣手書，內稱進兵之事，而以鎮將人馬甲仗糧草件件胷中打透，不過不敢不遲疑自沮。即撫臣亦見河上西寧兵將存劄不住，撤退而相與議，宋無復進意矣。三十日以病愈，閱城忽接其書，言率兵取海州，辭意甚決。蓋聞回鄉鄭明經等之言，而又動者也。密令人詢下書者云：撫臣明日即往河上，當是時，人馬皆發，已是一商量不得，即援筆作書，不必相沮，而第勵以慎重。問以做法，仍遣中軍官往請指揮，以便策應。雖身邊隨帶兵馬不過三四千人，勢未能前，而亦不敢不步步趨隨。撫臣而後也。或謂毛弁能以麗兵殺奴衆二千餘，而不能

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能先期報興安勿拘寒暑而不能
臨時約日期定策應此中之故殊有可疑然撫臣絕不疑
且與各監軍道書曰即有不利不過殺傷相當必不敢復
渡河也以示此身一東必不復西之意于是乎始服撫臣
當機之勇非弼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關係進取不敢不預
以密聞往復書稿併錄呈覽等因頃之撫臣貽書並至併
經撫往來回覆書俱封進臣部牛庄亮子溝海州等處進
兵防守堵截等事密議分布各次序臣等不敢瑣瀆
聖覽其毛文龍殺奴衆二千未有的據臣部亦未敢據報
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呼吸着一商量不得有私阻遏之勢

強敵在前須專心并力以圖制勝今日之議舍責成二字
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薦業奉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望後功臣等又願
在遼文武諸臣勿惕威而口諾勿匿心以面從見在器械
細細查算見在糧草源源接運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
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自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已失之疆
可復矣伏祈

皇上嚴勅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
兵渡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虜中間謀未真前
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畫地分守申飭功令務須鄭重以收

終是連雞
之論如兩
雄不並棲
何

萬全建功之日一體陞賞臣等恭候
勅旨遵奉施行

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為

不是難斷
只是不斷

廷議紛紜實話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

聖裁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頃者扶病出山每告人曰今

邊事劬勩支持未易使我廣益集思屈羣策合羣力以徇
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設奇指授閫外之
方畧筭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陽之變人情震擾即京
師士民亦多逃避而巡撫王化真時方為道臣獨能從容
鎮定使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聞熊廷經畧之命

眷禮殷隆則又竊意以為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弼才又足當之遼方必無慮矣然

惟時談者已虞經撫之不合臣曰不然也同舟遇風則吳

越可為左右手矧二臣共事地方成則同功敗則同罪每

論封疆利害即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不合其後見

章疏中稍有形迹臣亦以為小嫌耳何至于參商惟毛文

龍鎮江之事撫臣以為功經臣以為罪意見大異臣竊謂

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

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為亂

三方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為貽遼人殺戮之禍

曾見毛文
龍塘報王
遼撫云蒙
委渡海收

拾人心概
復疆土一
惟便宜從
事未見經
無曾有密
諭秘授令
其如何起
手如何接
應並無約
皆則乘機
恢復文龍
職也何得
罪以輕動
即使輕動
亦經王撫
所委文龍
不執其咎
天下事當
與天下圖
學必事盡

已成功盡
已立于

則前此遼人之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之功罪可勿談也。受事以來即移書二臣力勸其相與輯睦共保危疆而微誠不足感動心甚愧之然私心願望終欲二臣之歡好不敢有一毫左右袒于其間即頃者言官論高出等意或有為臣亦以為非曰如此則廷弼不自安矣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喜為擬旨稱其有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畧此疏甚佳遼事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為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書聞毛文龍殺奴防守兵三千今巡撫往援當進至廣寧為之後繼臣又甚喜曰如此則經畧不惟無嫌于巡撫而

且無憾于文龍遼事亦可為矣詢之諸臣亦皆以為然以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厚薄但欲其同心并力為遼左計耳而南北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撫不合為說臣與同官商確議以言者既多若全不照管殊非事體議擬下廷議臣向者見朝端有事輒下廷議心亦為非惟此事重大不敢以冥冥之見輕為臆斷意俟議上乃可酌處耳而言者誠臣謂目前可以籍口日後可以卸罪夫人臣處國事而以藉口卸罪為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述趙充國平西羌以為魏相能用充國亦充國亦自言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而其時廷議亦多異同最後是充

化貞不肯受廷弼節制廷弼益不肯受化貞節制畢竟使兩個面中心不和之人擠在一塊做事那得成

國者乃十人彼何常廢廷議且充國雖主屯田惟時幸武賢亦竟以力戰取勝夫安知羌之破散武賢盡無功乎今使廷弼能當充國臣亦何難為之主張且留化貞以為武賢亦何不可者惟是廷弼之與化貞作用既殊而欲化貞受其節制則舉朝之人皆以為難行臣之同官皆爭之甚力豈臣一人所敢獨任臣嘗見前代奸臣妬功嫉能敗壞國家如盧杞秦檜之流心甚痛恨每讀史至此輒為掩卷如使阻撓廷弼以自為藉口卸罪則與杞檜何異今日不畏言官他日獨不畏青史耶頃與同官談及戚繼光相與咨嗟思慕願為執鞭即具疏請追錄其功

皇上亦以為然傳諭擬

旨下部議覆矣死者如此生者何如區區愚衷但以年來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遼事久無結局則內釁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也臣曾舉趙克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為過計深憂而不敢力主者也臣病昏迷觸事憤憤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徒以受事未幾未敢言去然其伎倆智能大較可見不去亦終無益伏望皇上下臣章共部斟酌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即申飭巡撫將吏一聽廷弼之節制不得分其事權至于毛文龍

事得于回鄉之口經臣亦未深信須彼中確查如其果真則二臣仍當督率道將合力救援不得以人言推諉自失事機此又臣之所惓惓而厚望也統望

聖明裁斷施行

附經畧熊廷弼揭項閱報見閣下葉老先生廷議紛紜疏內一段謂年來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遠事久無結局則內釁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曾舉趙克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以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為過計深憂而未敢力主者也臣老病昏迷觸事憤憤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云云若謂屯田一事職不由其主張然者讀之不勝惶懼查葉老先生原書曾引西夏事未曾舉趙克國策籌度也時恐仰孤元老憂民憂國之盛意亦將地方情勢悉心籌度其所以不可行不足守之故而後作書還荅以副明問今往復札俱在也若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轉餉必不足以守遼但

一付之精神元氣是當闔外之寄者行之而后治職以不任之罪易易耳何處不能主張之有往省臺王東里諸君嘗劾職不用遼人不肯屯田以天下僥倖君父兒戲為職罪若不知書中所以不可行不可守之詳而但想必不可行必不足守八字為日後再伏一層公案設內釁一生而職不知死所矣謹將原書發抄與海內共質之葉相公來書云承教遼事未可戰自是確論即垣部臺省不能易也今撫臺已歸想此念亦冷惟是明歲之事須當講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坐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廣寧復得遼陽而又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為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者即倍而六十萬猶以為未足也門下試細籌之國家物力果能辨此否歷觀史冊一隅有亂亦止于一隅即孱弱如宋以元昊之強闢地萬餘里帶甲數十萬然其所蹂躪不過西陲數郡而已天下宴如無征調轉輸之擾也今奴酋雖橫其勢尚未及元昊而海內糜爛决裂一至于此果何故耶往生在政地時門下按遼言屯田之利至為詳悉屢勤明旨褒加獎許

神皇之所以知門下或亦在此。比後經畧其地，全不談及。又何故耶？即云開鉄清河諸處，迫賊不可耕，然全復海蓋之區，固其宰也。何以一粒一粟，盡仰給于內地？衆用兵而盡仰給內地，未有不敗者。今毋論奴能渡河，能尅我廣寧，但使盡三全爲界，隻騎不侵，而每年千萬之餉，從何措辦？不戰而我已困矣。夫人身癰疽爲毒，誠足傷生，乃善治癰疽者，必節宣其營衛，調護其元氣，使毒去而人不傷。若但用金石克伐之劑，以取効于一時，曰我能治癰疽也，不知癰疽未去而腸胃已先裂矣。扁鵲倉公寧不計及此哉？頃光祿何公深爲此慮，上書欲置遼陽專守廣寧，有能守者，則不愛茅土之封，談者雖以其弃遼陽爲非，然使倣其意而行之，有能復全遼者，即令世守其地，如黔國之于滇，市租田賦，山澤之利，盡捐與之，俾之專力捍奴，毋累四海內庶幾有息肩之日乎？英風壯猷如門下，亦豈有意于此乎？此亦書生之談，未必有當，聊以質之高明。至于大札云：千言萬語，總是經撫之不合，而此中縉紳，千思萬想，只望經撫合，經撫合則遼安，不合則遼危，其關係甚大，想其不合之故，只在不受節制之一言。生亦遺書力勸之，以聽指麾于門下矣。更望門下深念封疆之計，舍短取長，共建此不世之勲。

業毋至于兩敗而俱傷，則天下幸甚。辱在夙愛，故盡言無隱，倘恕其狂愚而終教之，猶生之幸也。職回書云：頃承還示，深以遼東用兵騷動海內爲憂，欲要如黔國例捐遼之例，俾人世守其地，專力捍奴，毋累內地。此寧邦之至懷，而固圉之長計也。反覆籌之，將已復全遼，驅賊毋巢，而恐其不能卒滅也。俾世守以捍奴乎？抑就今日而言，捐河西之利，專河西之力，以捍奴，而毋累內地也。國初遼東官軍，自食其地，後人民掠盡，屯權荒廢，雖有租賦，搭放軍餉，僅存原額十三，雖有雜稅，僅供官役廩料，公費與撫賞之用，而每仰給度支，猶額民八十萬馬價，入九萬，撫賞十餘萬，未有餘利可捐而予也。元昊雖橫，而我所據守涇原秦鳳環慶諸州郡，皆生齒財物殷盛之地，其人皆中華固結，而無二志，以此自足，抵當而天下晏如，無征調轉輸之擾。遼東三絕地也，自秦漢以來，止設督護，羈縻未著，版圖後且淪入夷狄，千餘年未有歸於一統如此其久者，而氣數循環，或自有盡，是謂天絕。四面周遭三千餘里，皆虜皆海，僅關外橫亘千里，與內壤相接，如筋繫贅疣于身外，而極難救援，是謂地絕。其風習性情，與虜相狎，徭役稍急，則怨言而願隨虜去，是謂人絕。是奴變以來，誰不爲以遼守遼之說，周巡

撫疏主力行而不效李如楨自請往募而不效劉國晉以遼而不效今巡撫雖募鄉兵一萬七千有奇半多孱弱每人月食三兩護如驕子纔一遣往西寧鎮武設防而棄甲馬以投河東者屢屢見又生齒絕少料民趕牛且苦無人而何況兵馬其不得不徵調于內地者勢也軍中所需鉄鉛煤炭觔角系鱗竹木一切物料以及各色匠役河西一無所有至于米豆食物向多仰給河東而此路又斷矣屯田之利按道時曾詳言之此太平時也故經畧其地開鉄清撫諸處豈但迫賊不可耕且皆為賊所有金伏海蓋之區雖甚寬然向來不受虜河西開鉄避虜者徃徃依之人稠而地穡又重伏山岡不似開遼平坦有可耕之地見住者且開山而種何田可屯而遼陽地土見為民種又未有奪諸民而與軍屯之理先是時潘奉與賊對壘僅六七十里即檄鎮道每馬隊五匹內撥一軍總領放牧亦不可得何況屯田惟是三岔河以西三百餘里土凝可屯而且無對壘之危屢書咨督餉具題責成撫道行之而撫道皆以額軍已少不能屯另募又無人應若留援軍屯而每歲支餉廿金所出不足償所食議遂止蓋按遼時額軍月止二錢五分或三錢四

分故留屯半以食半以佐餉為有利而今且人人食內餉有月支二兩外者時固不同也今三岔河與賊對壘僅隔一衣帶水而以西荒冷又不得屯矣其不得不轉輸于內地者亦勢也夫不復全遼斯已矣如欲復全遼定借內地徵調轉輸之力不徵調不轉輸而欲捐河西之利專河西之力以復遼而捍奴恐韓范再生黔國復出亦不敢任况黔國之於滇亦是全用中原之兵力乎定其地而後捐滇之利以世守之非先委滇於黔國聽其自馭自守也光祿何公所上書慮深見遠而特以欲置遼陽專守廣寧之說意員語滯為言者所駁不知能專守廣寧者即能全復遼陽者也若沿河設險扼固內護農田以培其根本外伺釁隙以圖其機會三五年間必有一段光景可見何公之意正可做而行之耳初見賊氛甚惡人人齊憤急欲滅此朝食故議三方齊進一完俱完為不再舉之計免得零碎延挨費反大是其設登津兩路者非其為賊能海上來也謂舟師渡海牽制俾廣寧一舉成事也如目下兵餉必不能應手而三方之設無用其若遂議裁而歸并廣寧一路為持久之計則山海兵馬亦可半裁通計可省兵餉十分之四而海內之得以少舒十四之急豈非審時度力酌標固本之

議而但以今日之情勢揆之恐決非
 冲聖所能獨斷賢相所能久担科道所能靜聽而外亦
 非今撫所能幹辦通
 國欲殺之孤弼所能更端而議也即榻亂談以復明問
 伏惟台臺裁示若經撫不合之故豈只在不受節制之
 一言實是意見作法有斷斷不合者若但不受節制而
 苟於事體果能拂而相成正是大有所有合處雖不肯相
 量而行而弼猶重謹奉封疆以從敢有異同于其間哉
 更惟台臺
 亮之不盡

稱職

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為吏部尚書鄒元標為左都御史
 贈原任大學士高儀少保廕一子中書
 贈講臣郭正域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
 賜蕭良有祭葬

禮科左給事周朝瑞奏曰臣聞自古天變惟見諸日者所

之詞
使白
光

二月
廿日
日暈

變

闕最大日君象也非弗集之辰忽失其著明之體天之示
 異如此有不待瞽史重占而知非吉兆即君臣動色相戒
 尚懼不能挽赫怒之威救釀成之禍顧可泄泄然冀其不
 應而居若故常乎臣于是月十四日早起看天便覺風色
 黯淡不類常時猶意冬月晨霧未消晦暝固所間有迨時
 且向午日輪上值中天而光不射目臣因凝睛觀之但見
 日上恍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壓日上東
 西磨盪非煙非霧如蓋如吞惟風揚沙一坐溟溟通天皆
 赤臣審察移時不勝錯愕竊思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
 可奪其照大雪連朝厥冰在地即撒風怒號而久陰沙重

撮起爲難。乃須臾之間。紅日無光。乾坤失色。事出非常。變不虛作。臣非天之吏。亦何暇遠索庶徵。然如此之類。常得之目睹。屢有試驗矣。臣憶奴酋發難。在萬曆四十六年三四月。于時天每飛塵。日常生翳。視昨十四日之變。毫無差別。未幾而撫順報陷。此一驗也。至四十七年之二月。邊又四路進兵。一日狂風大作。拔木發屋。半晌雨止。當晝舉火較之。昨日天日頓晦。亦大畧相同。未幾而王師覆沒。殺戮更慘。又一驗也。如今歲之春。無日不風。無風不雪。人終日在天日之下。而杳不見天日者。殆一兩月。天地重昏。亦宛然。昨日風烈異常。未幾而河東淪腥。赤子橫櫻。鋒刃

風凶。凡三驗。奈何天不悔禍。而風霾日暈之變。又謹告于東西交警之時。臣意

皇上見此天變。不知當何如兢惕。而臣下食

君之祿。亦必分

君之憂。乃數月來。靈臺漫無考據。固無解于尸官。

皇上以體天之心爲心。天變如此。若罔聞知。而濟濟官僚。

方且笑口如常。計謀依舊。大比比肩構難。臣工傾擠不協。

和。小臣呼類尋隙。怙權恃勢。不務節義。各圖快其私心。不

恤斷送。

皇上之天下。今日廣寧迫而近郊關。一有不虞。再無退步。

祇恐禍成不救。召此天戒。有如人。不畏天。憑何感格。願皇上鑒此陽德。非常天變。非小。屢有徵應。禍患不輕。省躬慮敗。虛已求言。并

嚴勅內外臣工。盡化陰私。共圖濟否。無復仍前借徑貪頑。甘心誤國。更誅責欽天監官。今茲天日晦暝。有目共睹。爾屬職司何事。一任昏迷。既于先王之誅。宜按後時之律。人心大槩。知做天意。庶幾轉移。臣感此屢試之天威。未必今番不驗。念念成灰。言言皆血。豈

皇上自為金甌計。乃不殺于小臣之忠。為

皇上計。而尚可容其戲豫耶。在昔聖君。首稱堯舜。當時大

風為妖。洪水作孽。故至今有十日並出之紀。有九年不見日之傳。二君不諉為適然之數。而克謹天戒。禹臯諸臣。亦矢心承任。用能撥亂反正。終保無虞矣。

皇上倘有疑于言官之入告。亦屬張皇。

先皇帝曾命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之君矣。何不立召諸臣而一一問之。

史官董其昌奏曰。臣聞齊式怒蛙。勇士爭赴。燕收駿骨。知

者輻輳。以二物之微。猶有伯王之資。而况忠義奇杰。奮不

顧身之士。立功于萬死之場。槁目于無援之路。而弃之以

快敵。疑之以資奴。此行道之所咨嗟。愚臣之所扼腕。而為

此論出忠
義揚十日
月

憤滿而出

國家惜也。臣伏觀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反戈內向，蕩我疆圉，百姓莫不剃頭乞命。我之師臣與各道臣奔逃，鄭重經畧，三授尚方劍，加設撫臣，沛發內帑，竭天下力，以供方虎之所指揮，竟無敢一矢東向者。而兵亂于內，疆促于外，舉朝文武百官，莫不變色相對，設曰：無將無兵。臣竊惑之，豈遼東數千餘里，無一忠義，四海九州之大，無一奇才異等之士，超距投石之勇，堪為國家吐氣者？觀前後邸報，南衛鉄山諸處遺民，猶肯徒手保險，死不降奴，號天飲泣，以待王師。尤幸有毛文龍者，持孤劍穿賊中，與其豪傑王一寧等，設計盟誓，以二百人奪

鎮江，擒逆賊佟養真等，獻之闕下，且不費國家一把鉄一束草一斗糧，立此奇功。當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資以器械衣糧，使之收拾殘民，立成一軍，時出撓賊，凡諸陷賊之人，必有思漢內應者，豈非

真正論

此疏經畧可策耶奈何信王紹勳之偏私藉口先發為恨一

臣竊傷之，以為文龍不幸，既隔于奴，又隔于登萊無生文龍矣。今回鄉人又稱文龍于前月中設計殺奴賊二三千人，奴令李永芳

佟養性以車駕砲往與文龍為難，又放還朝鮮人約共縛之。當事者以文龍無的報，恐回鄉人為奴所遣，以誘我

文龍危矣 苦矣

國家惜也。臣伏觀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反戈內向，蕩我疆圉，百姓莫不剃頭乞命。我之師臣與各道臣奔逃，鄭重經畧，三授尚方劍，加設撫臣，沛發內帑，竭天下力，以供方虎之所指揮，竟無敢一矢東向者。而兵亂于內，疆促于外，舉朝文武百官，莫不變色相對，設曰無將無兵。臣竊惑之，豈遼東數千餘里，無一忠義，四海九州之大，無一奇才異等之士，超距投石之勇，堪為國家吐氣者？觀前後邸報，南衛鉄山諸處遺民，猶肯徒手保險，死不降奴，號天飲泣，以待王師，尤幸有毛文龍者，持孤劍穿賊中，與其豪傑王一寧等，設計盟誓，以二百人奪

真正論

鎮江擒逆賊佟養真等獻之

闕下且不費。國家一把鉄一束草一斗糧，立此奇功。當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資以器械衣糧，使之收拾殘民，立成一軍，時出撓賊，凡諸陷賊之人，必有思漢內應者，豈非制奴一奇策耶？奈何信王紹勳之偏私，藉口先發為恨，一不策應，坐令孤絕。又虛騰塘報，破壞功臣。臣竊傷之，以為文龍不幸，既隔于奴，又隔于登萊，無生文龍矣。今回鄉人又稱文龍于前月中，設計殺奴賊二三千人，奴令李永芳、佟養性以車駕砲，往與文龍為難，又放還朝鮮人約共縛之。當事者以文龍無的報，恐回鄉人為奴所遣，以誘我獵

文龍危矣
苦矣

設身原心
之論

賊多計其事誠不可知然使實有此捷而望其來報則事
勢之至難者何則奴既絕河東之路紹勳等又讒妬其功
惟恐文龍不死茫茫大海何處可得達乎臣愚以為文龍
縱無後功但以鎮江一事觀之此真奇俠絕倫可以寄邊
事者

陛下試問滿朝文武從來有大將不費一鉄一草一糧而
能立功如文龍者乎有能置身四陷之地孤絕無援能當
忠義子遺感發成功如文龍者乎如此膽畧夫豈易得使
今有三文龍奴可擄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而釁之鼓
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鍊成精卒

雄談起座

不待四出征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可以不作矣今弄文
龍于絕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力盡而不救不資以器械
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魚肉以為養真報仇佐奴酋而
致疾于我也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
不收以為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亂弃奇策有效之文龍不
救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紹勳侈口三方並攻而索兵索餉
無時可成不知存立文龍一軍即成眼前三方之策舍有
用錄無功孤忠義輔殘賊不顧天下安危但局于一已好
惡如此不已臣恐天下耗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
社稷已危也臣愚無識誠見邊事危急而阻絕忠義坐失

千城內自賊而遺禽于奴深為失策。如不避狂瞽言之伏乞陛下嚴勅經撫諸臣消融成心亟圖救援或飛一詔募慣海兵即所在拜文龍為大將錄其民之有功者次第陞遷仍。

勅梁之垣當冒險曲達將所費銀兩宣諭

朝廷德意遍加

賜賚使益感激立功早收全遼不至并壞天下則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兵部議飭薊門守禦

自有遼難以來二路精銳抽調幾空虜幸而不逞耳倘窺我無備則與戍之變實有可憂不止遼左烽火之相照也蓋原伍之兵抽而不補額將日縮而况老弱者又大半居中虛冒者且影占無實延袤千里其誰禦之合查原調名數陣亡者議給優卹不得久占名糧見在冊者另給贍家所懸名缺悉行召補而時以簡練之法每路比試上者食幫糧為選鋒次為守兵又次為雜兵分別等第以行賞罰而即用為將領之差有閣臣之京覈在又誰不犁然舉乎南兵乘障正為人非土着則台堡即其家業戍守即其生涯故斥堠營謹虜之動靜時在目中久而漸非其初矣應如舊制名列南營者不許下臺應役仍用南將統之使將與兵習兵與虜習邊疆之上必有復親親威將軍之舊者至于俸將毋以鑽囁而希陞遷毋以震鄰而謀更調毋以皮面而託逐廬人既相習為通融狡弁復多方為營窟疆事之壞微獨薊門為然雅意整制不能不藉于塞上之當事者也

經畧熊廷弼又奏不和非關節制奉

聖旨遼事既委經畧但悉心擔當盡心料理誰能阻撓近

經會議奉旨有以戰守機宜聽卿自酌從來中外事只恐中制今却紛紛責朝廷遙斷咎將誰諉據奏與巡撫當必不相合封疆大事豈容彼此爭言再致敗壞着兵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往諭朕意如再有抗違不遵的着分別明白指實參來議處不得含糊了事其道將等官有規避交構不肯實心任事的都着會同巡按官指實參治作速去

補余懋衡大理寺右寺丞

